

醫貫卷四

先天要論

八味澤瀉

六味丸

八味丸

滋陰降火

相火雷龍

陰虛發熱

痰欬嗽

吐血喘

喉咽

眼目

先天要論

八味丸

治命門火衰不能生土以致脾

胃虛寒飲食少思大便不實或下元衰憊

臍腹疼痛夜多漩溺等症

熟地黃

氣寒味甘微苦味厚氣薄陰中之陽手足少陰厥陰藥也

八兩

用

生懷慶酒洗淨浸一宿柳木甑砂鍋上蒸
干日曬乾再蒸再晒九次為度臨用搗膏

山藥

氣溫味甘平手太陰

四兩

山茱萸

氣平微溫味酸澀足

厥陰少

四兩

丹皮

氣寒味苦平手厥陰

足少陰微

三

陰藥

兩

酒洗

白茯苓

氣平味淡而甘陽也白者入手少陰足陽少陽

三

兩

澤瀉

氣平寒甘鹹味厚陰中微陽手足太陽少陰

三兩

肉桂

氣熱味甘辛手少陰枝入足太陽補下焦通血脈

一兩

附

子

氣熱味大辛陽之陽通行諸經入手少陽三焦命門

一兩

製斷子法

附子重一兩三四錢有蓮花

辨頭圓底平者甘備童便五六碗浸五七

日候透潤揭皮切作四塊仍浸三四日用

粗紙數層包之浸濕煨灰火中取出切片

檢視有白星者乃川新瓦上炙熟至無星

爲度如急欲用卽切大片用童便煮三四沸熱瓦上炮熟用之

八味丸乃張仲景所製之方也聖惠云能伐腎邪皆君主之藥宜加減用加減不依易老亦

不效今人有加人參者人參乃是脾經藥到不

得腎經

是肺藥兼胃而脾通焉到腎經亦有用法

有加黃柏知母者

有欲減澤瀉者皆不知立方本意也

八味加五味子名曰都氣丸述類彙形之意也

錢氏減桂附名曰六味地黃丸治小兒以小

兒純陽故減桂附

觀此則俗醫謂小兒無腎病者謬甚矣

楊氏云常服去附子加五味名曰加減八味丸
丹溪有三一腎氣丸獨此方不可用

仲景有金匱腎氣丸

益陰地黃丸

治目病火衰者

滋陰地黃丸

治目病有火者

二方見原

啟微

易老云八味丸治脈耗而虛西北二方之劑也

金弱木勝水少火虧或脈鼓按之有力服之

效何也答曰諸緊爲寒火虧也爲內虛水少
爲本勝金弱故服亦效

張仲景八味丸用澤瀉論

出東垣十書

瀦澗集

張仲景八味丸用澤瀉寇宗奭本草衍義云不
過接引桂附等歸就腎經別無他意王海藏避
之愚謂八味丸以地黃爲君而以餘藥佐之非

止爲補血之劑蓋兼補氣也

如何說到有形去
故知當時陰陽亦

止以氣
言

若專爲補腎而入腎經則地黃山茱萸

白茯苓牡丹皮皆腎經之藥固不待澤瀉之接

引而後至也其附子乃右命門之藥浮中沉無

所不至又爲通行諸經引用藥官桂能補下焦

相火不足是亦右腎命門藥也然則桂附亦不

待大澤瀉之接引而後至腎矣且澤瀉雖云以

導腎乃瀉腎邪非瀉腎之本也

然則大黃瀉陽明之

邪妄瀉其本哉此辨亦未確

故五苓散用澤瀉者詎非瀉腎

邪乎此辨亦未確

白茯苓亦伐腎邪卽所以補正耳

是則八味丸之用澤瀉者非但爲接引諸藥瀉

腎邪

此句原
文所無

蓋取其

原文有
腎邪三字

五臟益氣力

起陰氣補虛損五勞之功寇氏又何疑焉且澤

瀉則能瀉腎

此又是騎牆之見
不自相矛盾乎

然從於諸補藥

之中雖欲瀉之而力莫能施矣

余所以諄諄於此方者蓋深知仲景爲立

方之祖的認此方爲治胃之要毫不敢私

意增減今人或以脾腎藥雜之或以寒涼

加之皆不知立方之本意也

此方加減之
法唯立齋最

清當從醫案中細體之方悟
其變化處一綫不走之妙

余特將仲景

立意之奧旨闡發於各條門下

愚按王安道此論亦未得立方之意趙氏引之止欲証其溫補腎火毫不敢滲瀉耳於仲景本旨俱不免於顛預夫辛甘發散爲陽酸苦涌泄爲陰清陽出上竅濁陰走五臟製方之原也此方主治在化元取潤下之性補下治下制以急茯苓澤瀉之滲瀉正所以急之使直達於下也腎陰失守煬燎於上欲納之復歸於宅非借降泄之勢不能收攝寧靜故用茯苓之淡泄以降陰中之陽用澤瀉之鹹瀉以降陰中之陰用升麻以升陽中之陽也如謂澤瀉亦止取其養臟起陰補虛之功然則聚凡有補腎之藥以爲方亦可與此方代興乎誤諸藥皆腎經不待接引而後至是則然矣人參黃芪白朮又豈必待升柴之接引而後

至脾肺乎升降者天地之氣交知仲景之
茯苓澤瀉卽東垣之升麻柴胡則可與言
立方之

臨矣

水火論 已見復出

坎乾水也氣也卽小而井大而海也兌坤水也
形也卽微而露大而雨也一陽陷於二陰爲坎
坎以水氣潛行地中爲萬物受命根本故曰潤
萬物者莫潤乎水一陰上徹於二陽爲兌兌以
有形之水普施於萬物之上爲資生之利澤故
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明此二水可以悟治火

之道矣。心火者有形之火也。相火者無形之火也。無形之火內燥熱而津液枯。以五行有形之兌水制之者權也。吾身自有上池真水氣也。無形者也。以無形之水沃無形之火常而可久者也是爲真水真火升降既宜而水火既濟矣。家不悟先天太極之真體不窮無形水火之妙用而不能用六味八味之神劑者其於醫理尚欠大半。

陳希夷正易消息曰坎乾水也氣也一陽

陷於二陰爲坎坎以水氣潛行地中爲萬
物受命根本故曰潤萬物者莫潤乎水蓋
潤液也氣之液也月令於仲秋乃云煞氣
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是水之涸地之死
也於仲冬乃云水泉動然而月一陽生
是水之動地之生也由斯而觀不過欲人
脫死地而求生地凡舉動先自潛固根本
以待後乃能萬應而萬舉萬勝明其理也
六味丸 治腎虛作渴小便淋秘氣壅痰

涎頭目眩暈眼花耳聾咽燥舌痛腰腿痿
軟等症及腎虛發熱自汗盜汗便血諸血
失音水泛爲痰之聖藥血虛發熱之神劑
又治腎陰虛弱津液不降敗濁爲痰或致
欬逆又治小便不禁收精氣之虛脫爲養
氣滋腎制火導水使機開利而卑土健實

熟地黃

八兩

山茱萸肉

山藥

各四兩

牡丹皮

白茯苓

澤瀉

各三兩

右爲細末和地黃膏加煉蜜和桐子大每

服七八十丸空心食前滾鹽湯下片
空腹服畢少時便以美饌壓之使不得停
畱胃中直至下元以瀉衝逆也

六味丸說

腎虛不能制火者此方主之腎中非獨水也命
門之火並焉腎不虛則水足以制火虛則火無
所制而熱症生矣名之曰陰虛火動河間氏所
謂腎虛則熱是也今人足心熱陰股熱腰脊痛
率是此症乃咳血之漸也熱地黃山茱萸味厚

者也經曰味厚爲陰中之陰故能滋少陰補腎
水澤瀉味鹹鹹先入腎地黃山藥澤瀉皆潤物
也腎惡燥須此潤之此方所補之水無形之水
物之潤者亦無形故用之牡丹皮者牡丹之根
皮也丹者南方之火色牡而非牡

花名多偶然耳舊有是說

其陽味苦辛故入腎而斂陰火益少陰平

虛熱茯苓味甘而淡者也甘從土化土能防水

淡能泄故用之以制水藏之邪且益脾胃而

培其物之母壯水之主以鎮陽光卽此藥也

此純陰重味潤下之方也。純陰腎之氣，重味腎之質，潤下腎之性。非此不能使水歸其壑。其中只熟地一味爲本藏之主。然遇氣藥則運用於上，遇血藥則流走於經，不能制其一綫入腎也。故以五者佐之。山藥陰金也，坎中之艮堅凝生金，故入手太陰能潤皮膚水發高原。澤水必自山，山藥堅少腹之土與水之原也。水上一氣鎮連臍下，山茱萸陰木也，肝腎同位乎下，借其酸澀以斂泛溢水火，才降必由金木爲道路，故與山藥爲左右降下之主。以制其旁軼二者不相離觀。李朱拆用二味於他方可悟也。丹皮本手足少陰之藥，能降心火達於膀胱，水火對居瀉南卽益北而又有茯苓之淡澀以降陽澤瀉之鹹泄以降陰疏瀹決排使無不就下入海之水。此制方之微旨也。仲景原方以此六者駕馭往附以收固腎中之陽。至朱錢仲陽治小兒行遲齒遲脚軟顙開陰虛發熱諸病皆屬腎虛而小

見稚陽純氣無補陽之法乃用此方去桂附
用之應手神效開蕁曠而濟天相明薛新甫
因之悟大方陰虛火動用丹溪補陰法不驗
者以此代之立應自此以來爲補陰之神方
矣趙氏得力於薛氏醫案而益闡其義觸處
旁通外邪雜病無不貫攝而六味之用始盡
然趙氏加減之法甚嚴又稍異於薛氏高鼓
峯嘗詳論兩家加減之法而附以己意以授
其門人甚辨今述之方
六味丸薛氏一變而爲滋腎生肝飲用六味
減半分兩而加柴胡白朮當歸五味合逍遙
而去白芍藥加五味合都氣意也以生肝故
去芍藥而甞白朮甘草以補脾補脾者生金
而制木也以制爲生天地自然之序也
又一變而爲滋陰腎氣丸獨去山茱萸而加
柴胡當歸尾五味仍合逍遙都氣腎肝同治
然用當歸尾生地者行滯也柴胡疎木氣
也去白芍恐妨於行之疎也名滋陰者歟陰